

WARHAMMER AGE OF SIGMAR



突袭犽爪港



凡世诸域间曾一度重新燃起希望，
但希望既生，则黑暗亦可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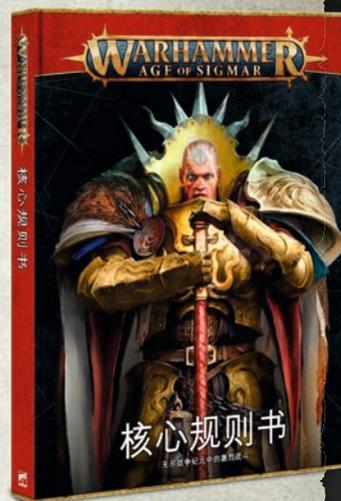
目录

鼠灾末日	4	斯卡文鼠人	24
战火焚城	6	骑啃噬鼠兽的尖爪领主	26
斯卡文的胜利	8	工程师	28
恐怖征途	10	灰先知	29
狱爪港之战	12	鼠巨魔	30
雷铸神兵	15	氏族鼠	31
骑追猎者狮鹫的守夜领主	16	鼠特林次元爆能炮	32
渡亡领主	18	次元拾枪小组	33
求真领主	19	鼠灾战争	34
遁世者	20		
巡游骑士	21		
控诉者	22		
解放者	23		

您将走进一个充满奇妙冒险的世界

本书中包含了一段激动人心的剧情故事，它将会带您走进战锤西格玛时代中那个战火纷飞的宇宙。黑暗和灾难正在整个凡世诸域疯狂蔓延。斯卡文鼠人——大角鼠的凶恶后代——通过阴险的巫术释放了被称为“鼠灾末日”的旷世天灾，并将他们那恐怖的子界域“荒芜之城”拉进了现实世界。破灭之刻就此到来，凡世诸域的一切都将因此而永远改变。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您将看到发生在鼠灾末日的中心——火焰界域阿奎夏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来自湮灭战庭的雷铸神兵们将在此踏上被奥术劫难蹂躏的恐怖之地，以大无畏的勇气向邪恶的斯卡文鼠人开战。

这仅仅只是发生在凡世诸域的广阔舞台上的无数故事之一。当您读到它的时候，一定也会希望在西格玛时代的世界中缔造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战。您可以在与本书配套的核心书中找到所有为之准备的规则和信息。当您准备好开始这趟神奇之旅时，这个起始套组中的模型和说明手册将会帮助您在短时间内快速组建起自己的天堂大军或者浩荡鼠群！



由战锤工作室出品
向提供了优质服务的 The Faithful 以及 The Loretesters 致谢。

《战锤西格玛时代：突袭狱爪港》© Games Workshop Limited 2024 版权所有。《战锤西格玛时代：突袭狱爪港》、GW、Games Workshop、战锤、战锤西格玛时代、战斗宝典、雷铸神兵及所有相关徽标、插图、图片、名称、生物、种族、载具、地点、武器、角色及具有辨识性的相似品均为 © Games Workshop Limited 在世界各地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和/或由 © Games Workshop Limited 版权所有之内容。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出版商许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均严禁翻印、储存于检索系统之中或以任何形式或方法进行转载，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形式。

本书为虚构作品。本书描绘的角色及事件皆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英国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本书编目记录收录于大英图书馆。图片仅作插图之用。

在未正确使用或损坏的情况下，某些 Citadel 产品可能造成危险。Games Workshop 建议，未满 16 岁的儿童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此类产品。无论成人或儿童，在使用胶水、尖锐物品及喷漆时，请仔细阅读并遵照包装上的说明。

Games Workshop Ltd., Willow Road, Lenton, Nottingham, NG7 2WS, United Kingdom

WARHAMMER.COM



鼠灾末日

毁天灭地的灾劫震动了凡世诸域。陆地崩溃，碎裂成无数残片；一道道震波冲击着大地，带来邪恶的腐化能量。鼠灾末日已然降临，在它肆虐过的地方，一切都将永远改变。

斯卡文鼠人的妖术引发了这场被称为“鼠灾末日”的浩劫，它的到来直接破坏了现实的根基，将诸域间的大片地区扭曲成了噩梦般的景象。天上的云朵萎缩成又细又长的形状，宛如一根根老鼠的尾巴；安装着怪异线圈的丑恶机械从地下深处轰然冲出；一团团色彩斑斓的妖火到处横冲直撞，凡是不幸被它们击中的人和物都会遭受极度的痛苦并发生变异。荒芜之城，那个曾和混沌界域一样无法无天、到处都东倒西歪的混乱界域，它的居民们迎来了一个属于斯卡文鼠人的胜利时代。鼠人所居住的子界域强行穿过无数不为人知的裂隙，将自身的一部分挤进了现实世界。他们的敌人在这样一个黑暗而绝望的时代面前惊慌失措，“破灭之刻”由此得名。

大角鼠后裔的骇人气势令所有界域为之胆寒，但即使如此，也很少有哪个地区所受的灾祸像阿奎夏的荒火之地一样惨重。当天空燃烧，大地融化成恐怖的全新样貌时，一望无际的斯卡文鼠群正在不眠不休地向前涌动着，无数城镇和据点被遍布疥疮的毛皮之海所淹没。机械结构毫无章法的战争机器喷出一团团金属射流，或是疯狂地向前方冲撞，将遇见的一切事物统统碾碎在镶有刀片和利齿的车轮之下。巨大的次元闪电将坚固的石墙烧成冒烟的熔渣，氏族鼠群随即如潮水般涌入缺口，一双双圆瞪的小眼中充满了杀意。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大角鼠手下的无尽鼠群向所有地方发动了攻势，无处不在的攻击令一切试图组织防御的计划都变得不可能实现。

措手不及之下，荒火之地的居民们没有任何准备地暴露在了自混沌时代最黑暗的年月之后就再未出现过的恐怖之中，甚至死亡都已经算是最好的结局。位于边境的城镇由内而外地迎来了毁灭，可怕的畸变瘟疫将那里的人们变成了长着许多条尾巴的嘶叫怪物；整支远征军在瞬间消失，他们不是被全部杀害，就是被地面上张开的裂口吞没。疯狂的预言者和末日先知向着人群高声疾呼，扬言新的苦难已经降临在凡人头上，而这第二次天启末日正标志着混沌诸神即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但即使如此，仍有众多凡人拿出了最坚定的意志，誓死延缓破灭之力取胜的脚步。神王麾下的坚毅战士纷纷拿起了火枪和长剑，以身为墙阻挡着浩荡鼠潮。在这近乎山穷水尽的时日里，最重要的胜利并非来自于千军万马的宏伟战役，也并非是以震惊诸域的光荣战斗赢得，仅有的不过是无数场零星的交战。那些被重重包围的小股士兵们面对着无力回天的战局始终不离不弃，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让敌人付出了高昂代价，也为西格玛的军队重整旗鼓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天堂界域的大军没有浪费这份付出。雷铸神兵一如既往地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正面交锋，他们奋战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遏制猛烈的攻势，更是打算将对手一举赶回深渊。不朽半神尽数出阵，许多风暴要塞因而只剩下一座空城。然而在那些被斯卡文鼠人严重腐化的地方，畸变之力已经强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是西格玛的勇士战庭也无法在那里

长久坚持。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作战需要的是一群极不寻常的英雄，他们应当是一群坚定至极的勇士，哪怕最恶毒的邪力也无法在他们身上找到任何弱点。因而秩序阵营转而求助于天界正义的化身，那些战士的灵魂在历经太多次重铸之后已经变得极度冷漠无情，行将消逝的人性将成为他们对抗混沌的可畏武器。



誓死坚守与绝望之举

由北向南呈镰刀状排布的冷铸钢链见证了第一次，同时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以防线作战对抗来自鼠啮荒原的斯卡文鼠人入侵。这片土地上坐落着荒火之地东侧的最后几座西格玛据点，驻守在此的是身心疲惫的自由兵团士兵、坚毅的矮灵和一切能从其他前线调离并投入这个战争漩涡的雷铸神兵。数支风暴天军都向此处至关重要的前线调遣了增援部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西格玛之锤派来的队伍。而一直都是这支首铸之军的坚定盟友的神圣骑士也派来了可观的兵力，至少两个隶属于他们的战庭参与了灰烬堡及其周边地区的防御。圣锤之子 and 天界圣堂卫的先锋部队也在积极地实施着对鼠人首领的刺杀以及对战争机器的破坏行动，从而数次成功扰乱了斯卡文鼠人的进攻计划。

西格玛的盟友也派来了增援，他们中虽有一些并非诚信之辈，但所有人都明白大角鼠的崛起必然会给双方都带来难以接受的威胁。在山链北侧的尽头，是一片被称为“焦风海岸”的酷热之地，被莫拉斯-凯恩吞并后改名为哈尔库隆的港口城市就坐落于此。莫拉斯-凯恩将这座城市变成了对抗瘟疫氏族的瘟疫舰队的坚固堡垒，而她的凯恩信徒大军则在海岸上那一座座冒着水汽的雨林中到处猎杀，令斯卡文鼠人血流成河，每一次胜利都为她进一步巩固了对这片新晋征服之地的控制权。在偏南一些的位置，沃斯塔格火山上的炽焰屠夫堡垒派遣了数支炽焰军前去占领并控制冷铸钢链的关键地点，这其中包括了几座已被废弃的熔岩堡垒，他们计划重新点燃这些堡垒中的熔炉。炽焰屠夫的空中表亲卡拉顿也加入了战事，他们同意在抗击斯卡文鼠人的战斗中提供空中支援，并且给出了折扣巨大的报价。《法典》对歼灭“扎格拉奇”（卡扎利德语，意为刺客或斯卡文鼠人）的行为表示明确支持，因为对于空港当局所持的底线来说，斯卡文鼠人的阴谋诡计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即便是在混沌势力中，也颇有一些人希望荒火之地恢复些许秩序。恶名昭著的暗誓酋长，统领雪峰的古纳尔·布兰德痛感于自己曾在这场灾难中扮演的角色，于是集结了那些被鼠灾末日赶出故土的部落的残余力量——斯卡文鼠人从不在乎因他们受害的人类信奉的是西格玛还是其他神明。凭借日渐扩张的庞大军队，布兰德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大角鼠后代，这更加刺激了他对于摧毁自己家园的斯卡文鼠人的强烈憎恨。

战火焚城

灰烬堡，象征着双尾远征的城市，如今几乎被炸成了一座空壳，鼠灾末日之初的剧烈打击对它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严重破坏。但只要这座关键的堡垒还没有落入敌手，人们就会一直在此坚守下去，为逃离鼠人进军的人们提供接应。

巡游骑士阿弗莱克·雷杜斯用剑柄圆头砸中了鼠人战士的面孔，随后反手一剑，将对手从腰间斩成两截。他举起手中的黎明圣焰，附有魔法的火炬放射出银白色的光芒，驱走了周围的黑暗。其他鼠人渣滓均已被与他同行的神圣骑士们斩杀，它们的尸体混入其他鼠人尸骸中间，成为了铺向灰烬堡的鼠尸地毯的一部分。雷杜斯阴郁地看着眼前的情形，上一次钟声之后，斯卡文鼠人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凶猛的攻击。数以千计的鼠群在刺耳钟鸣的驱使下不顾一切地冲向这座被困之城最东端的城墙，其所受的痛苦不言而喻，这里的战局曾一度到了可谓是千钧一发的地步。

在他身边，又击退了一波鼠潮的钢盔兵们已是疲惫尽显，他们放松下来，纷纷瘫坐在地。几乎每个人都挂彩了，而且有几个明显伤得很重。巡游骑士尚不知道，为何神王的声音会在这诸域尽陷战火之际将他呼唤到此。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帮助那些凡人战友尽力阻挡这股洪流，然后随他们一同战死疆场吗？灰烬堡的守军固然英勇，但他们不是超人。如果敌人继续进攻，如果那钟声又一次召集起庞大攻势冲击这段脆弱的防线，那么它必定会被攻破，而大群鼠人将不受阻挡地冲进这座已被烧焦的城市，那些走投无路、正在街道上等待拯救的难民将无一幸免。如果灰烬堡陷落，那么冷铸钢链的南例

防线可能会随之崩溃，斯卡文鼠人便能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扑向卡匹拉里亚的平原。

解放者队长哈维安一边咒骂着在耳边萦绕不去的钟声，一边来到雷杜斯身边，与他并肩站在木栅旁。所有人看到了那口大钟的癫狂钟声是如何将平时怯懦不堪的斯卡文鼠人变得无比疯狂，而更糟糕的是，那些噪声还引起了岩崩和地颤，使灰烬堡本就岌岌可危的防御变得更加不堪重负。然而他们又能怎么办呢？神圣骑士和那个邪恶的装置相距数里，中间尽是深受腐化的地貌，更盘踞着无数斯卡文鼠人。而雷杜斯也早就见过滞留在那里的人将会有怎样的遭遇。

雷杜斯跪了下来，紧握利剑虔心祈祷，向神王寻求指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听见的只有垂死者的呻吟。随后，他看见了一道光。原本凝滞而纷乱的天空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有明亮的闪电轰鸣于诸天之上。雷杜斯突然两眼翻白，他的战友们顿时惊觉起来，一时以为是鼠人的子弹击中了巡游骑士。他们无法看到他眼中所见的一切，也无从发觉他的灵魂随着闪烁的电光冲过冷铸钢链，越过蜿蜒的峡谷，最后急速飞升，来到一座黑色的玄武岩山峰之上。阿弗莱克从空中向下望去，看到了一座以前从未见过的堡垒。它看起来和他所在的那个战士团体的要塞外形相仿，只不过规模较小一些，神圣骑士



的风暴要塞总是气势恢宏，光华璀璨，可他面前的这座堡垒却笼罩在仿佛永劫将至的绝望之中，那氛围沉重得如同铅块，令人无法呼吸。食腐的鸟群盘旋在它的上空，背生双翼的战士们肃穆地立于城头，警惕着周边的动向。

雷杜斯向前踉跄了一下，被解放者队长哈维安一把扶住。在身体恢复知觉的同时，他的头脑依然是天旋地转。他注意到了同伴们关切的目光，随即紧紧抓住了哈维安的肩膀。一抹微笑出现在他的脸上，现在他知道他们必须去往何处了。

寻求救赎

阿弗莱克·雷杜斯和解放者们一路穿越冷铸钢链的峡谷，尽可能迅速而安静地避开遍布于山脉各处的斯卡文集群。巡游骑士紧紧跟随那铭刻在他脑海中的景象，寻找着那座群鸦环绕、被有翼的战士们守卫的阴森堡垒。燃烧的圣炬指引着他的道路，在黑暗笼罩的山中，他手中的火光是他们唯一的光源。解放者队长哈维安和他的战士们走在他身后，彼此交换着满是疑虑的目光。所有人都不曾听说过这里居然还有一座雷铸神兵堡垒。

空气中骤然响起震耳欲聋的爆裂声，两名解放者随即倒在了地上，他们的西格玛战甲在护喉处被炸出了几个冒烟的凹坑。盾牌纷纷立起，伴随着嘹亮的战斗口号。神圣骑士们迅速结成了半圆形的盾牌，枪弹像雨点一样接连不断地从悬崖上方打来。在那些巨石之间，雷杜斯可以看到几支斯卡文步枪的细长枪管，它们正在向暴露在空地上的雷铸神兵们发射燃着绿火的碎片和金属弹丸。巡游骑士呼喊发出前进的号令，但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鼠群的尖叫声中。一大群鼠人同时从神圣骑士们前方和后方的山沟中涌出。狂奔的斯卡文鼠人迎面撞上了装饰着浮雕的盾面，以及解放者大力挥舞的战锤，但从上方向雷铸神兵们倾泻的火力始终有增不减。更多解放者倒下了，他们的身体化作了一道道耀眼的蓝白光。每一次齐射过后，神圣骑士们“唯有信者！”的战吼都会变得更加微弱。

几道阴影从空中掠过，径直冲向战场。雷杜斯一度担心那是某种新的斯卡文怪物，但当他抬头时，却看到纯净的银光从眼前一闪而过。一名雷铸神兵从空中俯冲而

下，他的双翼展开紧紧收在身后，随后他猛然拉升，如投掷长矛般向山脊上的斯卡文射手掷出一道闪电。两名鼠人尖叫着倒地，它们的毛皮烧了起来，手中的枪支也被炸成了碎片。紧接着又有更多银色身影滑翔而至，伴随着不断投射的闪电降临在或是重伤抽搐、或是已成破碎残尸的鼠人之间。雷杜斯察觉到了战局的逆转，他命令战士们向鼠人发起冲锋，他们的对手此时瞪大了双眼，个个惊恐万状。敌群开始动摇、崩溃，他们相互践踏四散奔逃，争先恐后想要逃离攻击。

在 控诉者的介入下，战局很快就被逆转。片刻之后，仍然留在这条山沟中的斯卡文鼠人只剩下那些尸体。巡游骑士雷杜斯走向他们的救星，那些雷铸神兵全都穿着暗色的盔甲，而且个个气质阴郁，全然看不到神圣骑士间融洽的战友情谊。

雷杜斯在那死寂的仪容下看到了信者的徽记，明亮依旧的白银雕饰证明了这些战士确是他们的同胞。

“兄弟们，向你们致敬，”他对他们说道。“我们是奉了神王的旨意，前来此地寻求你们的援助。”他的话没有得到回应。距离他最近的控诉者透过头盔上的开口，波澜不惊地打量着他。

“灰烬堡危在旦夕，”雷杜斯继续说道，声音里带上了一些他并不希望见到的烦躁情绪。“诸域正在四分五裂，大角鼠已经集结了巨大的污秽鼠群。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希望立即与你们的指挥官见面。”

依然是一片沉寂。细微的动作表达了解放者们心中的不安，他们在自己的拯救者身上看到了太多次重铸之后的冷漠。随后，控诉者的领袖终于迈步走上前来。

“我们将带你们去见面见守夜领主格雷洛克，”他说道。

“但你们必须蒙上眼睛，带上头套。只有已经逾越风暴之眼的人才会被允许知晓前往黑曜之塔的道路。”

解放者们发出了一阵不满的骚动，但雷杜斯举手示意他们安静下来。神王的意志已经引领着他走到了这一步，现在他必须相信眼前这些肃穆而奇特的战士依然是可以托付性命

的同胞，依然有着真挚的心灵和灵魂。

“谁能知晓宽忍之福报。”雷杜斯不禁喃喃自语。

某种几乎微不可查的表情从那位控诉者的脸上一闪而过，他似乎，微微地笑了一下？

“唯有信者，”他这样回答。

第十声钟响

“每过几个小时，钟声就会响起，那声音简直就仿佛是某个疯子的杰作。斯卡文鼠人随着钟声冲来，每一次都会杀死更多的人，消耗更多弹药。”

— 自由兵团元帥凱拉·亞森-特拉斯克

第十一声钟响

“守卫边境的齿轮要塞马克西姆斯号已经陷落。我军底牌尽出，左翼空门大开。我已派遣了两个火枪营前去凯尔曼隘口，他们将会在那里尽力争取时间。”

—自由兵团元帅凯拉·亚森-特拉斯克

斯卡文的胜利

秩序守护者措手不及地应对着突然降临的鼠灾末日，趁此时机，大角鼠的仆从开始大肆散布恐惧和混乱。野心勃勃的斯卡文军阀就此迎来了绝佳的机遇，他们纷纷动用各种凶残而卑劣的手段彼此倾轧，希望借此一举吸引大角鼠的目光。

尖爪领主痂皮看着自己派出的上一波奴隶鼠和前几回一样在灰烬堡的城墙下尸横遍地，心中越发窝火。这座城市依然拒绝屈服，人类玩意儿的炮击就是它不容驳斥的发言。炮弹在斯卡文鼠群中炸开，将波及的一切炸成厚厚的血污、破碎的毛皮和零落的内脏。远方传来的钟声渐渐停息，痂皮只能，又一次地，匆忙撤回狱爪港。眼下痂皮正不耐烦地将各路增援调往那处集地，而在他眼前，大群新加入战场的斯卡文鼠人疾跑上前，填补了先前的损失，因此他并没有显得过度焦虑。他每送出一波鼠潮撞向灰烬堡的枪口，那些人类和银色的风暴玩意儿的数量就会减少一些，更何况这位尖爪领主手上还有好几样尚未展示出来的意外惊喜。



十三议会选中了痂皮作为斯卡文大军的指挥官，并命令他攻打这片位于冷铸钢链南侧的地区。作为一名正宗的斯卡文鼠人，痂皮当仁不让地将统率先锋矛头的权力抓在了自己手里，因为这一路军队将会对整场入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埃辛探子回报，灰烬堡不但是人类在此地的最后一处据点，而且城内地库中还储存了大量“火花岩”，也就是人类玩意儿称为“灰烬石”的阿奎夏界石。正是这个消息让痂皮铁了心想要占领这座早已伤痕累累的山城。阿奎夏的界石易燃易爆，它们提供的能量可以让史库里氏族的疯狂战争机器变得更加威力爆炸。若是掌握了大批这种东西，那么痂皮势必就能成为全阿奎夏最富有的尖爪领主之一。

为达成目的，他首先攻击了狱爪港这座位于阴沉的灰烬

之岛克桑苏尔的西格玛城镇。鼠灾末日降临在这不幸的大型港口，其中的居民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在错愕间被痂皮的手下迅速屠杀殆尽。

在痂皮原先的设想中，狱爪港将会成为整场斯卡文入侵的中心。但实际上这里不过是荒火之地上成百上千个被夷为平地的据点、废墟和居住地之一。斯卡文鼠人迅速地在这些荒地上建起工事，以作为下一波入侵的基地。而在狱爪港，工程师吱里克早早地便带着他的学徒将毁坏的人类住所变成了冒着滚滚浓烟的作坊，并在那里生产出了成箱成箱的武器和弹药。

斯卡文鼠人的猛攻从不以精妙的准度和组织性见长，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在意这些东西。但这一次，地下帝国的大氏族史无前例地靠着某种可以称之为直觉的指引，达成了团结协作。大角鼠的力量将他们那聪明但注意力涣散的头脑集结在了共同的目标之下。他们将这位神明的恶毒之力灌注进被称为“次元破碎钟”的可怕装置，使其拥有了极为强大的力量，甚至更胜于被灰先知们奉为至宝的尖啸大钟。这些大钟与荒芜之城的魔性疯狂遥相呼应，每一次钟鸣发出的粉碎音波都会将要塞的高墙震裂，将岩石地面崩出大坑。听到这些钟声的斯卡文鼠人会立即陷入心神尽丧的狂热状态，个个眼珠翻白，利齿间血沫四溢，一旦有敌人出现在视野中，它们便会径直冲上前去，完全不顾性命安危。但通过这装置传导的邪恶力量最终会逐渐消退，必须通过献祭几百乃至几千的奴隶鼠和俘虏才能让那疯狂噪声重新响起。

宗主氏族一直对铸造次元破碎钟的秘密讳莫如深，这令其他斯卡文大氏族十分气恼。十三口施加了巫术的大钟被放置在鼠啮荒原各处，为这场入侵提供助力。随之而来的鼠事安排可以说让尖爪领主痂皮气急败坏，他不得不在十三议会的坚决要求下容忍某个灰毛先知出现在他



的军队中。就在疤皮屠尽狱爪港的人类后不久，他的老对头——灰先知弗瑞克便领着浩浩荡荡的奴隶鼠和从莫德尔氏族重金购买的鼠形兽群驾临了。这些身形扭曲的仆从还拖来了一辆奇大无比、用黄铜和吱呀作响的轮子拼成的板车，安放在那上面的就是其中一口次元破碎钟。巨钟的弧形外壳刻满了棱角分明的符文，镶嵌在上面的次元石有节奏地不断悸动着。当它被敲响时，从中传出的恶毒力量能到达数里之外，就连位于极远处的灰烬堡也同样能够听到它的声音。

弗瑞克神气活现地站在大车顶端，宣称自己是受了鼠王本尊的旨意前来，而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疤皮向灰烬堡发起的进攻能够得手，因为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不严加督查，他的这场攻势必将败无疑。听到这话，尖爪领主疤皮的小眼睛满是杀意地眯了起来，但他尚且还没有蠢到会去谋杀一名灰先知，至少不会在光天化日下动手，然而等灰烬堡中丰厚的火花岩库存到手之后，他大概就会开始施展手段，并且向他在埃辛氏族里的线鼠打听一下他们是否有兴趣让某只讨人嫌的灰毛败类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但眼下，还有一座城市等着他去摧毁，还有很多人类玩意儿等着他去屠杀。只要他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就可以让这一切大功告成了。这一次，疤皮打算将吱里克的战争机器一件不落地撒到战场上，不管是鼠特林机枪、次元石抬枪，还是毁灭巨轮，以及工程术土工坊里的其他东西，他要将它们统统派出去。在这样强大的火力面前，灰烬堡注定将要末日临头，尖爪领主疤皮身为灾祸氏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长官的地位也将因为这场胜利而进一步巩固。



魂之殇

自己的组织竟然在冷铸钢链中建立了一座远离尘世的风暴要塞，这个事实让巡游骑士雷杜斯颇为震惊。眼前的这些神秘人物声称自己属于湮灭战庭，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战友们都只是在私下的传言中听说过那个群体的存在。雷杜斯一行人走进要塞内部，那里的一切陈设都是为作战所准备，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追求。经历过太多次重铸的战士们用凌厉的目光注视着雷杜斯和他的战友在这座大军营中穿行，令他们心中充满了巨大的不适感。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听说过雷铸神兵被神情肃穆的哨卫从战友身边带走的传言，但从来没有人意识到究竟有

多少人是这样的方式离去，也从不知道等待那些不幸者的是怎样的命运。据守夜领主维拉·格雷洛克所言，在所有风暴天军中这类与世隔绝的兄弟会数以百计，而他们所隶属的银白烈焰战庭不过是其中之一。在这座名叫“黑曜之塔”的凄凉堡垒中，这位守夜领主及其战士们见证了破灭之刻的噩梦景象，以及大角鼠手下那些满身跳蚤的鼠群以排山倒海之势四处横行。身着雷霆战甲的控诉者们也曾冒险飞上那深受折磨的天空，从敌占区的上方观察军情或是为了扰乱斯卡文鼠人的计划而与其交战。虽然他们的条令十分强调避世的重要性并要求战士们时刻保持自省，但格雷洛克麾下的遁世者们还是以慎重的方式对敌人的进犯作出了应对，而绝非只是无动于衷地在一旁观望。

守夜领主曾派出强大的求真领主罗希娜·克罗考尔，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命其率部向被鼠灾末日撕裂的地区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突袭。罗希娜带回的描述非常不容乐观，其中提到了暴露在奥术辐射中的人们的肉体是如何因腐化而抽搐，他们的血液又是变成了怎样一种焦油般的黑色物质，在那些地方，到处都有人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即使是雷铸神兵也不免受其毒害，而具有腐化力量的瘴气始终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只有湮灭战庭的成员似乎能承受这极端恶劣的环境，在那些会令其他雷铸神兵身染畸变的可憎废土上，他们仍能坚持战斗。然而没有人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当格雷洛克与巡游骑士雷杜斯及其解放者战友们见面时，他早已不需要再通过任何证据来确认这场灾难的规模是何等巨大。雷杜斯的经历不过是更加证明了他的战士们传来的情报。巡游骑士还提到斯卡文鼠人将一口疯狂的大钟作为武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他的描述也与控诉者先前的回报完全相符。那些生有双翼的斥候曾报告有大量鼠人聚集在已沦为斯卡文基地的狱爪港，在他们中间就有这样一件丑恶的装置，无疑正是这口大钟令灰烬堡受到重创。格雷洛克知道，只有对这座前西格玛据点发动一场全面攻击，才有可能将大钟摧毁。或许他的战士们能够承受住魔蚀废土的妖火，并赶在灰烬堡陷落前达成目标。阿弗莱克·雷杜斯和他的解放者们也宣誓将加入他们，尽其所能地在那片恐怖的斯卡文领地中取得战果。

银白烈焰战庭的主力部队由装备重甲、身心坚毅的遁世者组成，他们将直击那座废墟之城的中心地带，迫使鼠人分散兵力，让另一支规模更小的部队有机会穿过阻碍，最终到达巫术缭绕的钟塔并设法将其毁掉。这注定将是趟有去无回的任务，如此深入敌巢的结局唯有一死。渡亡领主“终末者”海尔登向格雷洛克保证，他的巨斧将时刻准备着引导饱受苦痛的战士们去往最终的安息之地。虽然神圣骑士可能在此全军覆没，但只要他们最终完成任务，那么灰烬堡就有机会继续坚持下去。

第十二声钟响

“全都结束了。信者之墙已被攻破。当钟声再次响起时，它将宣告我们的末日，而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现在我们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祈祷奇迹发生。愿神王拯救我们。”

— 自由兵团元帅凯拉·亚森-特拉斯克

恐怖征途

守夜领主格雷洛克深知，深入鼠啮荒原的剧毒之地意味着他们将遭遇最恶毒的腐化。但如果他的湮灭战庭打算摧毁斯卡文鼠人的扭曲大钟，让它的恶毒钟声永远停止，那么这群深受灵魂之创的战士就必须舍身勇闯这片有死无生的绝境。

一日行军之后，神圣骑士们便已然深入斯卡文控制区的偏僻腹地，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连空气本身都放射着莹莹的绿光。眼前的天空中乌云翻卷，俨然在风暴席卷之下掀起惊涛骇浪的大海。次元石流星发出刺眼弧光，将万物都染成了诡异的翠绿色。没有一处地面不是支离破碎，遍布沟壑，就仿佛某种巨大无比的野兽用利爪挠着地面从地下钻出。燃烧的尸骸到处散落着，有得已被半埋在土中，其中有鼠人、有人类，也有矮灵。仅仅只是正常呼吸也会让人感觉吸入了大量的剧毒，每一次吸气都会让喉咙灼痛不已，在肺中灌满污浊之气。

雷杜斯身临其境看着这灾难的景象，凄惨之状遍布四野，一直延伸到各个方向的地平线上，令雷杜斯不敢相信它的规模到底到了何种程度。队伍来到一处被炸得只剩下废墟的据点，次元石碎片镶嵌在残垣断壁之上，脉动着发出令人厌恶的光芒。巡游骑士可以看到绞架上仍挂着几具被剥了皮的黎明使者的尸体，这些尸体的四肢扭曲、拉长，十分明显地带着畸变的迹象。不远处，一座神王雕像断成两截倒在地上，上面到处画满了亵渎的符号，还散发着污秽的气息。倾覆的齿轮要塞从带有绿色光斑的尘埃层之下探出，长条形的框架上早已没有了原先的枪炮和内构零件，这想必是鼠人拾荒者的手笔。种种悲惨至极的场面让雷杜斯想起了那些关于混沌时代和逃往艾兹尔之门的大撤退的故事，其中没有一样是能在在这个时刻振奋人心的。

雷杜斯感到空气中的邪恶气息就像手指一样掐住了他的喉咙，他的解放者同伴中有些人已经渐行渐慢，无法跟上银白烈焰战士们的脚步，而后者则一直保持着完全的寂静，战靴踏于地面的脚步声和追念人侍从的轻柔诵唱是这支队伍发出的唯一声响，那些人类到底是怎么抵抗此等疯狂的，巡游骑士对此不得而知。无处不在的腐化

气息很快就影响到了雷铸神兵们，解放者库尔杜斯发出了一阵呻吟，雷杜斯惊恐地看到鲜血从这名战士的眼中和口中流出，滴落在银色的板甲上。在经过了一段仿佛永远都走不完的行程后，神圣骑士们终于看到一片闪着油腻光泽的水面，那是一处宽阔的湖泊，水域从他们眼前一直延伸到视野之外。稍远处，在病态的黄色烟雾笼罩下，依稀可以看到克桑苏尔的岛群。雷铸神兵们来到湖边，看到一些建筑像钉子一样钻出地表，竖立在岛屿之上。那就是破碎之城利爪港留下的残骸。杂乱无章的斯卡文建筑在高度上超过了原先的遗迹，其中最大的一座在湖面之上尤为显眼，那建筑是座高塔，上面安装着一口出奇巨大的黄铜钟，它的外壳正散发着扭曲的奥术能量。

目标就在眼前，守夜领主格雷洛克骑在同样阴沉的追猎者狮鹫弗尔努斯上观察前方的道路。他决定从曾经连接克桑苏尔与大陆的狭窄堤道上强行穿越。那处岬角如今已经成了危机四伏的险地，上面到处都是次元石碎片，有些地方更是已完全断裂。更危险的是，在这段路上没有任何可以用作掩护的遮蔽物。弗尔努斯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鸣叫以示警告，而当第一位遁世者踏上桥面时，尖利的枪声便划破了原本寂静的空气。

强渡

工程师吱里克透过次元石望远镜观望着，那些风暴玩意儿被密集的子彈覆盖，其中六个已经倒下，这情景令他咧着嘴露出了愉快的奸险笑容。他发动偷袭的时机永远都是那样恰到好处。大群氏族鼠从隐蔽处和巨石后冲出，同时向行军队伍的前方和侧翼发起攻击。正如预期的那样，吱里克派去和银甲战士们接战的第一批鼠群遭到了重创。战锤有力地挥动着，击碎了鼠人的脑壳，或

是将他们的手脚打断，难以行动的鼠人很快就被不断向前推搡的同类踩在了脚底。尸体在狭窄的岩道上堆积起来，不时地落入水中。这种损失对于吱里克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只要他的次元抬枪队还在向风暴天军的侧翼开火，他就不会在意这点伤亡。吱里克开始感到这场愚蠢的进攻在到达狱爪港之前就会被粉碎，到那时他就能向那个只会傲慢地吱哇乱叫的尖爪领主疤皮证明谁才是真正地受到了大角鼠的宠爱。他举起自己的次元石火枪瞄准并开火，一下击中了某位雷铸战士的头盔，令那个人转着圈落下了堤道。

巡游骑士雷杜斯此时正在路桥的另一端作战，他看到又一名解放者被猛烈的弹雨中击中，继而在猝然爆发的电光中消失无踪，不由得咒骂了一句。鼠人用推车运来了某种重型速射炮，那件武器正在向这片完全暴露的狭长地带投射雨点般的闪烁碎片。被密集火力打成血污的斯卡文战士比被射杀的神圣骑士还要多，但敌人对此显然完全不以为意。雷杜斯刚想呼叫战士们寻找掩护，耳边突然传来了有如轰雷破空般的嘹亮呼喊，那正是他自己所在的风暴天军使用的战吼。

“唯有信者！”

战场上的人数劣势足有一比十之多，银白烈焰本不可能

有任何机会掌握主动。可雷杜斯却看到遁世者们放低盾牌一路向前猛推，令挡路的斯卡文鼠人纷纷落进左右两边的湖水当中。银色的明光在雷铸神兵们的星形头冠上闪耀，随着他们的利斧挥击在武器的手柄上熠熠生辉，一条前进的道路就这样被硬生生地开辟出来。尖啸的子弹打在遁世者的盔甲上，嵌进他们的盾牌里，但只有一小部分战士减缓了脚步。那门速射炮造成了大量伤亡，每一轮射击都会将一小批雷铸神兵打倒在血泊中，使他们化为闪电。炮火一时将神圣骑士推进的势头阻碍，但随即便有乘着银焰之翼的控诉者们直冲而下，用一阵阵闪电标枪钉穿了斯卡文炮手。

吱里克的信心飞快地瓦解了。即使身负多处冒烟的伤口，那些银色巨人丝毫没有放慢脚步。敌人被一步步地逼到了堤道的另一头，吱里克已经闻得见氏族鼠群动摇时分泌的恐惧麝香所散发出的浓烈臭气。他紧张地舔了舔两侧腮帮，又回过头看向狱爪港口的大门。当然了，就算那些银色的风暴玩意儿真的到了城里，他们也将不得不面对尖爪领主疤皮手下大军的全部力量。是的，看来是时候做一些细微的战术调整了。工程术士尖叫着命令枪手们保持弹幕，然后便趁着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在别处时溜走了，并正好躲过了风暴标枪的新一轮轰击。



狱爪港之战

狱爪港的斯卡文城区是一处坚固的目标，守夜领主格雷洛克指挥下的银白烈焰没有对在这场战斗中生还抱任何幻想，部分人甚至是怀着欢迎湮灭到来的心情穿越次元石枪弹的呼啸风暴，大步冲向战场。

战锤与利斧重重地砸在狱爪堡那破败的城门上。雷鸣巨响之后，一阵长长的吱呀声，不堪重负的金属让开了道路。高大的身影冲过缺口，迎面撞上了满带嘲讽之意的弹雨。工程师吱里克在逃回城中之后又纠集了一群新的氏族鼠，此时他正尖叫着要求鼠特林次元爆能炮倾泻弹幕。三台这样的战争机器几乎是在抵近距离发射融合了次元石碎片的金属弹丸。一名遁世者被打倒在地，他的西格玛神铁盾被完全击碎，头上也被打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穿孔。尖爪领主疤皮用尖声嘶叫向手下发布命令，狱爪堡的氏族鼠随即重新开始向前推进。敌人竟然敢直接攻击他的老巢，这让疤皮出离愤怒。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以这个世界所能想象的最痛苦的方式把眼前这群风暴玩意儿全部杀光。

身形巨大的鼠巨魔奋力挤过密密麻麻的鼠群，将一切挡路的事物都撞到了两旁。嵌入肌肉的次元石驱使着这些由莫德尔氏族创造的死亡之兽直扑银色的雷铸战士，用大得不成比例的爪子凿向他们的盔甲，或是疯狂地捶击着他们的盾牌。某些鼠巨魔的前肢上还安装了能喷出次元火焰的拳套，汹涌的焰柱毫无节制地到处喷射，在燃烧雷铸神兵的同时也点燃了大批鼠人。一只野兽用巨大

的拳头砸开一名遁世者的颅骨，随即痛苦地尖叫着倒在地上，一把燃着火焰的巨斧深深地砍进了它的后背。当终末者海尔登拔出武器时，巡游骑士雷杜斯和剩下的战士们疾步上前填补了银白烈焰的战线。直到这个时候，解放者们才终于开始了漫长艰苦的正面鏖战，而这样的战斗正是他们的坚定信念大放异彩之时。

时间在殊死搏杀中一点点过去，战斗的局势似乎发生了逆转。神圣骑士们推进到斯卡文城区的更深处，进一步拓宽了战线。突然间，一声恐怖的巨响传来，盖过了战场上的一切嘈杂。解放者们呼喊着手捂住了头，次元破碎钟的无序噪音令他们难以承受，甚至有人在片刻间就因可怕的颅压爆脑而死。钟声对斯卡文鼠人造成了更加剧烈的效果，随着那件诡异装置通过声波发出的魔法能量在鼠群中回荡，鼠人们纷纷进入了疯狂的野蛮状态。他们兴奋异常地嚎叫、尖鸣，不约而同地扑向雷铸神兵们，就连被斧头砍进身体也丝毫不为所动。响彻狱爪港的钟声冲击着雷杜斯的头脑，仿佛要将一切理性都驱逐出去，就在这个时刻，他与战友们一同唱响了赞颂信仰的圣歌。所有人都在向神王祈祷，都在请求他赐予力量，让他们再继续坚持哪怕一小段时间。



第十三声钟鸣

震耳欲聋的钟声同样影响了守夜领主格雷洛克，他感到自己的骨骼都在随之震动，嘴里也满是上涌的胆汁。他默默地呼唤着西格玛和摩尔达，请他们帮助自己集中精神完成身负的任务。雷杜斯和海尔登成功吸引了敌军主力，与大队分头行动的格雷洛克和一小群精心挑选的战士正从另一条路赶往钟塔，也就是那口诅咒之器所在的地方。他已经能看见它了，恐怖的钟声每敲响一次，那雕刻符文的钟面就会有节奏地释放出诡异能量，一同到来的还有猛烈的音爆，格雷洛克不得不稳住身形才不至于被震下坐骑。

弗尔努斯鸣叫着发出警报，格雷洛克随即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斯卡文战士和变异兽已经在塔下等着他们。被鼠群簇拥在中间的是一名身披重甲、骑在某种无毛的高耸野兽身上的鼠人领主，那显然就是他们的头目。在鼠人领主身边还有一个站在摇摇欲坠的布道坛上的斯卡文祭司，他头生弯角，穿着件脏污的染血长袍，并且显然已经陷入了极度狂热的情绪，黄色胆汁在他向格雷洛克的队伍疯狂叫嚷时从他口中不断地四处喷溅。

守夜领主下令列阵迎敌。在求真领主克罗考尔带领下，遁世者们迈步向前，用手中的盾牌挡住了次元石枪弹，继而以摧筋断骨的力量直冲进鼠群。此处便是决战之地，胜败皆在此一举。只要能斩断悬挂大钟的锁链，它就会坠入湖水深处，让那恐怖的噪音永远停止。



又一阵雷鸣般的钟声在喧嚣的战场之上响起，几乎将守夜领主格雷洛克震下鞍座。他突然感到鲜血从喉咙底下泛了上来，待他低头看去，只见堪堪位于心脏上方的位置被打出了一个圆形的伤口。格雷洛克强忍着被枪弹击穿的剧痛，双眼紧盯钟塔的歪斜入口，只要再前进区十几步，他就能到达那个地方。斯卡文军阀正拦在格雷洛克面前，手中拿着冒烟的手枪，那丑陋的脸上挂着得势的奸笑，被他骑在身下的佝偻坐骑也在吼叫着，口中不断滴落一条条唾液。

守夜领主用脚跟催动弗尔努斯，驾着它发起冲锋。追猎者狮鹫一跃而起，突出厮杀的人群，以鸟类生物特有的优雅穿越混乱的战场，载着主人直冲敌酋。斯卡文首领的眼睛眯了起来，他胯下的野兽也同样开始了冲锋。这恶徒收回手枪，转而平举起一把外形邪恶的长杆战刀，将它直指格雷洛克的胸膛。

守夜领主置身于风暴般的喧嚣，心中却平静如水。这是摩尔达赐予他的礼物，是在洞悉磨难并非永恒、万物都将于其终末之时迎来安宁和平静的真理后应运而生的坦然。斯卡文军阀挥出武器，以为守夜领主会向他回击，却没料到对方闪向一旁，任由敌人的武器在他肋骨间劈出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格雷洛克引着弗尔努斯冲过暴怒的鼠形野兽，直奔晃晃悠悠的钟塔而去，吊挂着诅咒之钟的锁链就在前方。当黑暗模糊了守夜领主格雷洛克的视野边缘时，他已然举起巨斧，准备将那些链条统统斩断。

寂静降临了。对卡尔多来说，这无声之声恍如极乐。尽管鼠人的匕首刺穿了他的肺部，伤处就像火烧一样疼痛，但他依然能感受到这寂静中的美好。遁世者无法站立，也无力转头，但那个曾在他的头颅中震荡不止的钟声总算消退了。

“祝福神王，”他深吸了一口气。他能感觉到腐化正在侵入他的肌体，在他的血中悄然伏行，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那口大钟已不再响动。

黑色的阴影笼罩了他。

“放松些，兄弟，”一个低沉而粗糙的声音传来。“好好休息吧，都结束了。”

卡尔多抬起头，眼中望见的是一名身着银甲的死亡天使。渡亡领主海尔登站在那里，这名巨人手中的大斧正闪烁着病态的绿色光芒。

卡尔多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就知道你 would 来找我，”他艰难地说道。受伤的肺部发出了抗议，他咳嗽起来，吐出了一大口胆汁，有某种东西正在肮脏的呕吐物中扭动。“我一直都知道，就像我知道摩尔达一定会在最终之阕后呼唤我。”

渡亡领主点了点头。“时候到了，兄弟。你的传说于此结束，它将被世人所铭记。现在，闭上眼吧。”

卡尔多太累了，累得无法拒绝这个要求。于是他闭上了眼睛。

“无需害怕，”海尔登对他说。

“我没有害怕，”卡尔多回答，“我只是想知道……对面是什么样子。”

语毕，犀利的破空之声响起，随后是一阵剧烈、白热的疼痛，遁世者卡尔多终于迎来了最终的安宁。





雷铸神兵

雷铸神兵乘着一道巨雷从天堂降临，在耀眼的光芒中踏入遍布凡世诸域的无数战场，向不法之徒的大军发起反击。他们全都拥有超凡的技艺，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于前世将尽时被西格玛招至麾下，从此成为在对抗混沌的长久征战中冲锋陷阵的不死勇士。

早在西格玛纪元伊始之际，雷铸神兵的传奇就已经被写进了故事和歌谣当中。这群永生不朽的战士驾着闪电冲进战场，身边伴随着呼啸的风暴。在他们战斗的地方，总有雷霆轰响、电光腾跃。神王勇士的威名在西格玛大教堂中被由衷称颂，在遥远的恐怖堡垒中被低声提及，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备受敬畏，任何人都不会将他们等闲视之。他们是延续希望的最后堡垒，是挡在凡人和想要屠戮众生的无数势力之间的高墙。如今混沌已将诸域吞没大半，他们的守护更是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身披西格玛神铁铸成的耀眼战甲，背负着金色战旗以鼓舞西格玛的子民。为保护他们的生命，我们将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我们经历过无数次痛苦至极的重铸，只为了能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牺牲。而我们对此毫无怨言。西格玛乃万民之父，而我们必须永远担负起身为他手中利剑的职责。即使武器崩出缺口、不堪使用，它也会被一再地修复；即使最初铸造时所用的钢铁已经荡然无存，它的使命也将一直继续下去。尽管那会令我们万劫不复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但我们依然将战斗不息。”

- 指挥官领主巴斯蒂安·卡萨罗斯

每一位雷铸神兵都是因生前的英雄壮举而被西格玛亲自选中。当他们的灵魂被召至神王麾下时，会有来自天界的雷霆将他们送往位居高天之上的艾兹尔，并在那里接受痛苦的重铸。这项任务将由合称为“六神匠”的六位矮灵半神完成，他们还会用西格玛神铁为每一名战士的新躯体打造厚重而明亮的战甲。每一件电光缭绕的武器和铠甲都是用某个毁灭已久的世界所遗留的核心铸成，它们因此充满了喷薄欲出的强大力量。无论是歼灭者的巨锤，还是屠戮者的雷霆战斧，在出击时都会将这股天界之力轰然释放。而当雷铸神兵阵亡时，这股力量将会化作一股耀眼的能量，带着他们的灵魂直冲艾兹尔，使他们在重铸中获得新生。

有些人将这种形式的不朽视为一种赐福，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可谓谬之千里。这不仅是因为重铸的过程会带来巨大痛苦，也因为反复重铸会逐渐改变雷铸神兵的身体和人格。有的战士会发现自己行走时会留下闪着电光的足迹，也有的会发现自己说话的声音总是伴随着回响不绝的雷声，而几乎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因重铸而受损。每一次重铸都会

带走雷铸神兵的一点人性，那可能是他们的记忆，也可能是他们的正义感或是同情心。许多曾参加过界门之战的战士如今已失去了大部分人性，某些人更是只要再经历一次重铸就会彻底沦为只会以最极端的方式履行西格玛意志的人形机械。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命运比永不复生的死亡更加悲惨。每支风暴天军的湮灭战庭都会将这些失落在风暴之眼外，也就是已经无法复原的战士收容起来。当对抗文明之敌的大战之日到来时，他们便会最后一次走上战场。即使在西格玛的军队中，也绝少有人知道这些完全衰竭的灵魂会去往怎样的归宿。

耀目军阵

自初战之日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雷铸神兵被召唤至西格玛麾下，并被编组成数支拥有独特文化、战术偏好各不相同的风暴天军。而在诅咒天空形成之后，以太间的腐化令归还艾兹尔的旅途变得不再安全，这让原本就四散于各地的雷铸神兵军队变得比过去更加独立。苍穹复仇者仰赖长剑更胜于战锤，以至于他们会对某个被称为“利刃之父”的存在敬奉有加。神圣骑士有着超乎寻常的虔诚之心，他们对西格玛的绝对信仰堪称首屈一指，战士们在上阵时经常会携带各种圣物，同时热衷于对大地实施净化。而例如星界圣堂卫那悍勇的部族传统和苍穹战争使者的战斗法师这样的内部文化，则是始于它们在挑选英雄之魂所依据的共同特质。这种因战友情谊而生的紧密维系使得雷铸神兵们团结一心，令他们在战场上就像运行顺畅的机器一般有序而高效。

凄凉堡垒

当雷铸神兵距离彻底丧失人性只有一步之遥时，失落魂守便会降临，将他们的灵魂引向凄凉堡垒，他们将在那里成为湮灭战庭的一员。每支风暴天军都设置了隐秘的凄凉堡垒作为那些战士们的栖身之所，他们将会在那里远离人世，远远地观察着诸域间发生的一切。据传说，在凄凉堡垒的广阔大厅中几乎听不见一句说话声，因为那里的守护者早已只是昔日样貌的镜中倒影，曾经的灵魂只剩些许日渐微弱的碎片。只有当凡人危在旦夕时，他们才会再度现身，而当这些战士再度迎来死亡之际，他们的最后一点人性很可能也将永远逝去。

莫要对迷失者心怀同情

骑追猎者狮鹫的守夜领主

身为凄凉堡垒之主的守夜领主们曾凝视过那黑暗的湮灭深渊，并在那之后依然保持了坚定的理智。他们是庄严而可畏的指挥官，号令着一个如死亡般静默的战斗团体。湮灭战庭的战士们追随着守夜领主，带着伤痕累累的靈魂走上战场；而守夜领主也将以自己的勇气为表率，引领他们在战斗中点燃仅存的最后一点人性。

气质阴沉的守夜领主们统御着各处的凄凉堡垒，他们既是这座监狱的看守人，也是那些饱受折磨的被看管者的战斗指挥官。每一位身处在他们看护之下的战士都早已逾越了风暴之眼，他们的灵魂所受的侵蚀深重至极，以至于绝大多数遵照理性行事的存在都会选择放弃他们。然而守夜领主却始终对他们不离不弃。作为立身于生死之间的存在，他们能与受难的同袍建立灵魂上的联系，以及令对方维持稳定的心智和自我意识，使他们得以在战场上接受指挥。这种内在的平静据说是摩尔达赐予的礼物，守夜领主崇敬这位被称为“凄凉渡鸦”的古老死神，其程度与他们崇拜神王一般无二。

心灵的力量并非守夜领主从他们的守护神那里获赐的唯一礼物，他们的神圣巨斧中灌注的神圣火花正是来自于摩尔达的葬仪之火，而同样的火焰也在凄凉堡垒的庇护所中永远地燃烧着，据说这火焰象征着摩尔达对死者的永恒看护。守夜领主的武器一击之下便能将敌人化为灰烬，在面对幽魂和恶魔这类扭曲了自然的生死循环的造物来说，这种武器堪称是它们的克星。

守夜领主身边几乎总会伴随着一只令人望而生畏的生物，它虽是野兽，但双眼中却透露着某种阴郁的智慧之光。这就是所谓的追猎者狮鹫，它们与勇敢的表亲风鹫一样，经常会成为雷铸神兵们的坐骑。但相比其他同族，追猎者狮鹫身上总是充盈着死亡能量，而它们的数量也极其稀少。人们相信追猎者狮鹫可能与凄凉渡鸦的本质存在密切联系，当它们鸣叫时，总会用刺耳的声音重复自己曾经听到的词句，那些言辞往往是久逝之人的最后遗言。时过境迁，这些话早已失去原先的意境，只能令闻者徒增茫然，这种特性使得追猎者狮鹫具有了一种黑暗的不祥气质。

追猎者狮鹫虽骁勇善战，但它们的躯体与更具武力的表亲们相比显得有些脆弱。然而诡异的力量弥补了这种不足，追猎者狮鹫在抬爪间就能注定敌人的死亡，被击中者将不断失去生命力，而死亡能量则会持续注入他们和周围的人体内，这看上去与真正的亡灵巫术颇为近似，而守夜领主们并不会公开提起这令人不安的事实。有一部分追念人秘密地认为，守夜领主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也许和这个吸取能量的过程存在某种关联。





湮灭战庭的战士们个个都是面目严肃的勇士，重铸的过程给了他们力量，也夺去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在此与那些尚未遭遇同样命运的雷铸神兵们并肩作战，同在人世但却阴阳两隔的同袍战友组成了一支精悍的战斗队伍。

渡亡领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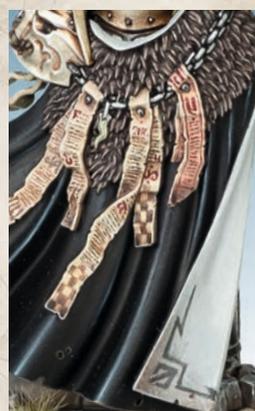
渡亡领主是身形魁梧的刽子手，在他们的身上散发着肃穆而沉重的威严气息。目睹他们战斗的人都会对他们的致命高效心怀敬畏，但只有湮灭战庭的成员知道，他们同时也是带来祝福泯灭的死亡使者，让饱受灵魂之创的战士不会永陷折磨才是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

渡亡领主的职责是为那些灵魂已经过于破碎、无法再次复原的雷铸神兵带去最终的安息。随着火焰缭绕的巨斧挥动，战友的苦难就此终结。他们那残破不堪的人性将会去往某个不为人知的彼方，但对湮灭战庭的成员来说，以这种方式死去并不是什么残忍的刑罚，而是一种充满悲悯的仁善之举。

渡亡领主不会像无情的死亡天使一样到处寻找希望尽丧的苦难之人，因为那些战士会怀着破碎的灵魂自愿前来，他们心知自己在凡世诸域的时光即将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在被称为“逾越最终之阈”的肃穆仪式上，追念人侍从们唱起圣歌，历数战士在世间渡过的众多生命和在战斗中赢得的无数功勋，颂扬他们为神王的事业作出的贡献。在祈祷声中，多年的老战友们庄严地相互告别。随后那位请求解脱的战士将心怀感激地在一个石台上放低头颅，由渡亡领主举起巨斧，挥下干净利落的一击。这是雷铸战士最后一次与自己的凡人本性重聚，因为这将是他们最后的死亡，无人知晓在彼岸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只有西格玛知道以这种方式脱离苦海的灵魂将会有怎样的境遇。湮灭战庭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会受到摩尔达的迎接，死神将引领他们那疲惫的灵魂走向仁慈的虚无之境。但部分雷铸神兵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中有人相信自己会转生成艾兹尔的野兽，也有的认为他们会与西格玛的耀眼光辉融为一体。只有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逾越了最终之阈的灵魂会再度回到艾兹尔，更遑论被再次重铸。

一名渡亡领主经常会随某个湮灭战庭一起行动，以履行自己的任务，并时刻准备着向请求解脱的雷铸神兵给予永远的安息。也许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这项沉重使命带来的压迫感，他们在战斗中从来都会急切地冲向强大的对手，用巨斧劈倒邪教徒、恶魔和其他各类敌人，这件武器的正义之力会焚烧血肉，凡死于斧下者全都会化为尘埃。当战斗结束之后，渡亡领主会大步行走于战场，为深受痛苦的敌人降下仁慈而迅速的死亡，同时，他们也会到处寻找生还的战友们，留意他们所受的灵魂之伤呈现出的种种迹象。



求真领主

在湮灭战庭中，永远警惕着不洁心灵的求真领主是灵魂的牧者和看护人。他们的使命是甄别那些出现腐化迹象或是心智极不稳定的雷铸神兵，并以例行的无情举措处理这类潜在威胁。

求真领主们一度担负着净化神王之城的重任，他们搜寻潜伏在人们灵魂中的腐化，用炽烈怒火和雷霆手段将其根除。很多年来，求真领主这个头衔都与骇人的执行效率如影随形。随着西格玛帝国的日渐扩张，他们的这项职责被移交给了艾兹尔教会，天堂界的权柄开始由这些凡人代行。但求真领主和他们的技艺并未因此被放弃，而是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很快就被吸收进湮灭战庭。在那里，他们用不同寻常的方式寻找着灵魂中的堕落，哪怕最细微的痕迹也逃不过他们的法眼，这种鉴别灵魂的能力堪称无价之宝。为更好地完成任务，大多数求真领主身边还跟随着一只鸮鸦，这种产自艾兹尔的生物能与凡人的灵魂形成共鸣，不但可以察觉腐化的迹象，甚至还能感知到迫近的死亡。

湮灭战庭的雷铸神兵往往会受命投身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为恶劣的战斗环境。他们会进入严重扭曲、现实秩序荡然无存的战场；也会顶着纯粹的腐化能量行军，较为弱小的战士在这些地方不出几分钟就会死亡或是发生畸变。但即使对扭曲之力有着更强的抗性，这些勇士也

不免时常在战斗结束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轻微的腐化迹象。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黑暗众神的影响绝不可被带进失落者的庇护之所，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在结束深入敌方领土的任务后，每一名返回凄凉堡垒的雷铸神兵都必须先来到求真领主面前。求真领主会遮蔽自己的视线，这样易受欺骗的物理感官便无从干扰他们的判断，随后他们会仔细检查战士们的灵魂，寻找可能暗藏其中的感染。为了更彻底地执行净化仪式，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用天界烙印自毁双眼，从此只能透过永不动摇的正义之心无情地观察这个世界。任何被怀疑显露出混沌迹象的受验者都会被送到这座堡垒的渡亡领主那里，即便程度极为细微也是如此。在很多时候，被送走的战士们都会在刽子手的巨斧下迎来终结。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其实绝少发生。求真领主的力量和知识在更多时候都会成为对付秩序之敌的武器，而他们也在这种使命甚为热诚，他们手中不但有用以斩杀邪祟之徒的审判之剑，更有能释放出天界能量击碎邪恶法术、燃烧耀眼烈焰的弃绝之杖。



巡游骑士

巡游骑士是雷铸神兵中由神王钦点的独行英雄，他们身负神圣使命，不受任何常规指挥系统的节制。作为风暴天军中最优秀的决斗者和最无畏的英雄，巡游骑士的战斗力的不容小觑，任何妄图阻挡他们完成任务的敌人都将遭遇悲惨的下场。

在高度组织化的风暴天军中，巡游骑士是一个特例。当调度大军的号令下达时，巡游骑士无需听从指挥，他们只担负着一件任务，而这任务正是由神王亲自下达。他们的使命有时直接了当，有时则扑朔迷离、充满神秘。有时他们要做的不过是杀死某个胡作非为的兽人军阀；然而在另一些时候，巡游骑士可能要寻回一系列危险的魔法器物或是打破某个已延续数个世纪的诅咒。而在最近这段时日里，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与凄凉堡垒中的湮灭战庭进行联络的任务。虽然巡游骑士并非这个气质阴郁的战士组织中的成员，但却是极少数可以向这些深受灵魂之创的老兵求援的人，因为他们身负的重任承载的乃是神王的意志。

任何阶层的雷铸神兵都有可能被选中成为巡游骑士。超乎寻常的强大战斗力和敏捷的思维往往会成为选拔的标准；但也有一些时候，命运的黑暗转折可能会强行将这个角色塞到某位雷铸神兵的手中，譬如部分巡游骑士就曾是惨痛的军事失败的唯一幸存者，当时的他们必须为牺牲的战友担负起完成其职责的使命。巡游骑士的任务

常以幻象或神圣预兆的形式降临，并且经常会因十万火急而迫使被选中的战士立即放弃正在进行的一切远征。不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带着上级的全心祝福离开，所有雷铸神兵都能一眼分辨出人们在受到西格玛的呼唤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神圣热忱，以任何方式阻挠这样一位冠军勇士绝对是不被容许的。

巡游骑士有权召集一小群雷铸神兵帮助自己完成使命。他们中的部分人会与自己所属风暴天军的盟友同行，也会在有些时候采取更冒险的做法，与道德品质值得怀疑的雇佣兵共同实现神王的旨意。不过几乎不可避免地，他们身负的任务会要求他们走上战场，用手中的天堂阔剑在敌人中间杀开一条血路。巡游骑士所持的黎明圣炬不仅是一把能用希望之光照亮黑暗的火炬，同时也代表巡游骑士在这场远征中拥有引领众人的尊贵地位。行恶者会在圣炬的正义之焰下畏缩，其血肉将被灼烧，其污浊黑心将在恐惧中颤抖，毫无疑问，这些敌人将会变得无力抵抗，等待他们的是被巡游骑士那迅捷如电的劈砍斩于剑下的命运。



遁世者

每一位遁世者都曾是西格玛麾下的冠军勇士。在经历太多次重铸之后，他们距离变成毫无感情的人形机械已经只有一步之遥。如今，这些战士们欣然走上了凡世诸域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战场，决心让自己在灿烂的荣耀之火中走向终结。

雷铸神兵虽然被授予了永恒的生命，但这份“赠礼”并非没有代价。每当他们在战斗中阵亡，他们的灵魂便会返回艾兹尔接受重铸，然而他们的人性也会在一次次重铸中逐渐失去。许多在凡世诸域征战了数十年的老兵都曾反反复复地遭受惨烈的死亡，他们的灵魂终将在某个时刻达到极限。这些战士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逾越了风暴之眼，一旦越过这个平衡点，雷铸神兵的灵魂便不能再维持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重铸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令侵蚀进一步加深的风险。而不管他们在下一次死亡或在命运之途出现新的转折时会有怎样的境遇，都注定将要失去一切情感，变成由雷电和西格玛神铁组成的自动人偶，他们的灵魂和记忆都将被永远抹除。

这些战士很快就会被甄别出来，随后被带到与世隔绝的凄凉堡垒，并在那里加入湮灭战庭的行列。在凄凉堡垒上空盘旋的鸦群发出的阵阵悲鸣预示了他们的命运，那些鸟儿是摩尔达的神圣象征，它们的声音让许多雷铸神兵都心存畏惧。被摩尔达的冠军勇士带走的战士将成为遁世者——行于消亡之路的亡魂骑士，或早或晚，这些

战士都必将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最终的湮灭。然而遁世者虽遁出尘世，但也绝非哑口无言的雕塑。在追念人侍从的协助下，他们仍能依稀回忆起往昔的生活和事迹，也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即便人们已经很难将他们与那些还未陷入这种境地的雷铸神兵们联系在一起。

可正是这种灵魂的残缺，令遁世者成为了西格玛对抗混沌势力的强大武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的讽刺。他们的灵魂辐射着强有力的能量，因为他们已然成为纯粹正义的化身，心中只剩下无可动摇的唯一信念：他们的人性早已在圣化铁砧的轰击中变得破碎不堪，黑暗诸神的恶毒腐化几乎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可乘之机。会令其他雷铸神兵感到剧痛的魔法只会在遁世者的盔甲上徒然划过，同时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因为承载着远超常理的风暴魔法而拥有了即使是那些相对健全的同袍也无法相比的力量，他们用圣物战斧挥出的每一击都高度精准，都能造成可怕的杀伤。每一场肃穆的胜利都会被随行的追念人记录下来，为了见证主人悲剧生命，这些凡人侍从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控诉者

控诉者是生有双翼的猎手，他们翱翔在诸域间最致命的战场之上，穿行于深受扭曲和折磨的天空，像复仇流星一样降临在敌人头顶。凭借手中的标枪和 tripartite 戟，他们的攻击将往复不止，最后只留下枕藉的尸体和呼啸而去、寻找下一个猎物的身影。

雷铸神兵的战斗之道以不留喘息之机的压倒性攻势为核心，这些攻击不仅来自于地面，也同样会从天而降。控诉者即是风暴天军的空中打击力量，同时也担当着斥候的职能，他们会找出敌军阵线的最弱之处并予以致命痛击。湮灭战庭中有相当多的战士都是控诉者，在被混沌力量扭曲的天空中飞行一直都是件危险的任务，无数次的重铸令很多控诉者都逾越了风暴之眼。而对“凄凉渡鸦”摩尔达来说，鸟类正是他的圣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有翼的战士会如此大量地出现在湮灭战庭中，也无怪乎他们双翼边缘的那一圈暗色火焰会与燃烧在凄凉渡鸦神殿中央的圣火如此相似。

这些战士已经不再是昔日里有如天使般的半神，而更像是宣告末日的神使。他们的盔甲暗淡无光，面具上的容颜透露出的尽是肃穆而阴郁的气息。在战场上，他们依然延续着过去惯用的战法，会召唤风暴铸就的标枪、战锤和 tripartite 戟并将它们掷向敌人，随后俯冲而下给予致命一击。然而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曾经那种自由飞翔的优雅和欢欣，那些在战场上空回旋舞动的雷铸神兵已成

为遥远的往事。湮灭战庭的控诉者就像他们在地面上作战的遁世者同胞一样，以无情的高效屠杀着敌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寂静无声的，他们再也不会骄傲地展现自己的非凡技巧，再也不会在意是否作出了英勇的精妙机动，那些个性在很久以前就已不复存在。他们确实变得更加致命了，但他们也为此失去了很多，而这份伤感会一直伴随着他们，永远挥之不去。

每一座凄凉堡垒的塔楼上都建有一排排暴露在天空下的小室，其形制和这座建筑那同样一目了然的内部所设置的房间相近。当控诉者无需参战时，便会在寒鸦的陪伴下冥想，并以这种肃穆的方式度过平静之日，人们相信，那些体型硕大的鸟类正是摩尔达的眼睛和耳朵。而当求真领主离开堡垒，前去带回新一批将要加入湮灭战庭的雷铸神兵时，身边都会跟随着一群控诉者，外人仅仅只是看到他们就会心生怯意。面对新的被看护者那恐惧的注视，控诉者的目光总是充满了虽然冰冷但绝非毫无怜悯的决意，随后，他们会发出传唤，通知对方加入湮灭战庭，从此永远离开原先的战友同胞。



解放者

凡人在描绘雷铸神兵时，解放者的闪耀盾牌和高高举起的战锤总会首先闯进他们的脑海。解放者在风暴天军中为数最多，但个个皆非等闲。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都曾与凡世诸域中最骇人的怪兽有过正面交锋。

即使是西格玛的天界大军这样宏伟的战争机器也必须有一支令人敬畏的步兵队伍作为核心，这些战士承担的任务或许不像更加专业化的同胞那样时常能大放异彩，但如果缺少了他们，那么就连胜利本身也会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望。风暴天军中的解放者就是这样一股核心主力，他们的伟业早在界门之战爆发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传说，被后人所铭记。他们手持盾牌，高举战锤，直面恶魔、幽魂和其他无数魑魅魍魉有如潮水般的攻势，并将战线牢牢维持，令承担攻击任务的战友有机会打出决定性的一击。正是因为这无私的努力，风暴天军才得以在无数场至关重要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解放者所受的训练令他们成为了雷铸神兵军事条令的典范。他们乘着天界风暴降临战场，伴随着耀眼的雷电轰然落地，令敌人站立不稳、手足无措。随后解放者们便会在敌人心神涣散之际用沉重的盾牌和跃动着天堂能量的战锤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一些解放者舍弃了风暴天军传统的防御性战法，改为同时挥舞两件武器以增强进攻性，他们在战斗时就像是闪光的旋风一般在敌群里锐

不可当。解放者编队中最强悍的战士还会获得使用巨型武器的机会，那些必须双手持用的重锤能在一击之下便凿穿混沌勇士身上的附魔板甲。

虽然这种以惊人气势不断推进的重甲大阵确实曾战胜过无数敌军，但解放者真正的力量并不仅限于突袭战术，非同寻常的凝聚力同样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解放者军阵中的每一名战士都是世间英杰，彼此皆是生死战友，使命的千钧重担将他们结成整体，而他们也都会下定决心，绝不辜负他们全心爱戴的神王。

雷霆战甲和葛朗尼铸造的神兵利器进一步提高了解放者在凡世诸域的战场上的重要性。他们的锤击因此变得更加有力，敌人手中的诅咒武器也更加难以击穿他们的盾牌。以神力强化的西格玛战甲和武器使得面目一新的解放者们得以在曾经足以致命的恶劣环境下战斗，至少到目前为止确是如此。如今即使是诅咒天空中的秽恶魔障也已无法阻止他们驾着西格玛的风暴进入战场，并再度向黑暗势力发起坚持不懈的远征。



斯卡文鼠人

许多个世纪以来，被称为“斯卡文鼠人”的阴险生物一直像皮肤下的感染一样盘踞在地下，并会在来到地面后用凶恶的突变体和机械对敌人进行攻击。如今他们正汇聚成腐化的洪流，接连不断地在诸域各处爆出地面，谋划了几百年的阴谋终于在此刻取得了结果。

在过去以千年为单位的漫长时间里，斯卡文鼠人一直在凡世诸域间不断挖掘，令现实的裂隙愈发溃烂，而他们的数量一直在成倍地增长。鼠人个个生性狡猾、极度自大，永远只关注一己之利。他们虽然总是以庞大的数量共同行动，但一旦有机会攫取权力或是为自己谋求利益，就会毫不犹豫地背叛同族。所有斯卡文鼠人都深信自己有资格凌驾于其他同类之上，一个鼠人越是权高位重，就越是有可能成为暗杀或背叛的牺牲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整个鼠人文明实际上随时都处在持续性妄想、投机钻营和自我吹嘘带来的危机之下。每一名鼠人都会一面向地位高于自己的个体阿谀奉承，一面无情地对下级进行打压。虽说斯卡文鼠人经常会相互陷害，但当他们真正团结一致时，仍然会爆发出极大的力量。在斯卡文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六个大氏族，每个大氏族都在十三议会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席位。十三议会中总共有十二位腐坏之主，空缺的那个席位被象征性地留给了鼠人的神明大角鼠。在他们的命令下，飞奔的鼠群在一夜之间便屠杀了数座城市中的所有居民。史库里氏族醉心于疯狂的次元石发明，而莫德尔氏族更喜欢用这种物质制造变异的怪物；埃辛氏族潜伏于阴影，他们不但会行刺敌人，也会对变得过于有野心的鼠人同类痛下杀手；疫病氏族的虔诚者将瘟疫作为压垮敌人的武器，而灾祸氏族仰仗的则是自己无比庞大的数量；与之相比，宗主氏族的疯狂先知虽然较为稀少，但正是他们为斯卡文鼠人指引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虽然也曾有最为强势的斯卡文鼠人到达权力的巅峰，但那些正待大展宏图的暴君很快就会被盯穿在刺客的利刃

之下。唯一能真正统治鼠人，并成为他们最恶劣品性的代表的，只有大角鼠本尊。大角鼠曾经只是混沌诸神之中的一尊小神，但数量无穷无尽、在诸域间吱叫嘶鸣的斯卡文鼠潮很快就证明了他的腐化到底有着何等广泛的影响力。随着众多黑暗牧师和萨满充满敬畏地向大角鼠的力量献上赞美，这位混沌之神又获得了一大群新的崇拜者，而他那些重获自由的孩子更是令他得以将他们所到之处的生命和资源吸食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空旷凄凉的废土。

破灭之刻

在这次影响力暴增的行动背后是漫长的准备。在用次元石污染诸域各处的灵脉节点并最终导致了天启浩劫，令整个荒火之地的东侧被全部吞没，同时还让其他无数国家陷落之后，斯卡文鼠人再也不满足于只在黑暗中制造阴谋。与破灭之刻一同到来的是他们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当西格玛诸城的第一声警钟响起时，已经有无数鼠群将诸域淹没。这是一个残忍成性、除了自己之外不关心任何人的种族，他们会兴高采烈地用牙齿和利爪将敌人撕碎、将对方当作爆破飞弹的标靶，甚至对俘虏进行扭曲的实验。无论是被做成鼠类变异兽身上的零件还是被注射为致命的生化武器准备的药剂，落入鼠人手中的受害者注定会遇到极度悲惨的结局。鼠人正在除艾兹尔之外的所有界域中大肆扩展，到处根绝自然资源并用巨大的咕洞裂隙吞没整座城市。他们带来的恐惧笼罩了大地，令所有混沌之神都变得更加强大，而这段黑暗的日子还在一天天地不断持续下去。

次元石

界石是由凡世诸域中的魔法凝结而成的物质，每一个界域的界石都是独一无二的，大角鼠掌控的秽恶子界域荒芜之城也不例外。这里出产的肮脏宝石被称为“次元石”，具有易爆炸、极不稳定和强腐化性等特点。次元石可以为生物体或机械注入巨大的能量，但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当然这对斯卡文鼠人来说几乎不是个问题，他们会真正意义上地将这种界石用在实验和咒语当中。有能力使用这类强大魔法的鼠人被称为“灰先知”，他们在各自的氏族中拥有着惊人的影响力。



不可对邪秽之物心存怜悯



骑啃噬鼠兽的尖爪领主

身为灾祸氏族最受重用的将领，尖爪领主有着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和剃刀般锐利的自保本能。他们是强而有力的斗士、精明狡猾的决策者，下级的生命在他们眼中与路边草芥没有任何区别。为了以大角鼠的名义赢得胜利，他们将不惜牺牲成千上万的鼠人来达成目的。

斯卡文鼠人在“何为最完美的战士”这个问题上有他们自己的独到见解。力量和速度固然重要，但真正让最伟大的冠军勇士脱颖而出的，其实是在战斗中下黑手的卑鄙智慧，譬如在找到敌人的弱点后将一把镶有次元石的利刃往死里扎进去，而且最好是在受害者还没察觉危险、毫无防备的时候。很少有哪个存在能比统领大角鼠手下大军的尖爪领主们更好地实践这种思想。

尖爪领主在追寻胜利的道路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全都是爬过了无数其他斯卡文鼠人的尸体才达到了军事指挥体系的巅峰，而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并进一步提升在大角鼠眼中的地位，他们还会继续大肆屠杀地下帝国的敌人，或是无情铲除同为斯卡文鼠人的异己分子，此二者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不过他们不会无端地用自己的皮毛去冒无谓的风险，至少在手下还有浩浩荡荡的奴才用来抵挡子弹和刀剑时不会这样做。但如果有人因为他们喜欢躲在成百上千的氏族鼠身后坐镇指挥就低估了尖爪领主自身在杀戮方面的能力，那将是个严重的错误。而且和所有鼠辈一样，尖爪领主在走投无路时会变得极其狂暴，很多敌人都曾因为没有料到他们的速度和被肾上腺素激发出的力量而被打得措手不及。

许多尖爪领主都会在作战时骑乘坐骑，因为这能让他们拥有在战场上快速机动的方式，也提升了在战况不利时成功逃命的概率。对这些斯卡文将领来说，从莫德尔氏族那里购入一只啃噬鼠兽作为战斗坐骑是种常见的做法。这种弓背蜷身的可憎生物是用老鼠、马和猎犬的血肉拼合而成，兼具敏捷和灵活，既能用强壮的前肢快速爬上墙壁，也能用利齿轻易撕开猎物的咽喉。为了啃噬鼠兽保持饥饿，培育它们的鼠人会刻意让这些怪物一直处于“黑暗饥渴”的影响之下，那是一种对进食的极度渴望，许多斯卡文战士在战斗中都会因此而丧失理智。啃噬鼠兽始终都是一副口水四溢的狂躁模样，它们在那种穷凶极恶的状态下所具有的强悍力量往往会让体型比它们更大的对手出现严重的误判。

骑在这些怪兽背上的尖爪领主可以用鼠特林手枪在敌人身上炸开大洞，或是用次元石长戟将目标刺穿，作为一种致命武器，用次元石打造的长戟能在被其刺伤的人身上释放大量的腐蚀能量。而当战况陷于不利时，尖爪领主还可以凭借啃噬鼠兽的速度优势迅速逃向安全地带，不过想要让正在大快朵颐的啃噬鼠兽放弃杀戮可并不总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一个斯卡文战争集群在与敌人交战的过程中会同时使用狡诈的计谋、疯狂的次元石武器和有着压倒性数量的庞大军队。在这个破灭之刻，他们横行诸域，将许多地方变成了一片荒芜。

工程术士

史库里氏族的工程术士是一群掌握了疯狂科技的大师，醉心于对敌人使用灌注次元石能量的大规模毁灭武器。这些毫无理性的发明家会接受出价最高者的雇佣，并急不可耐地借机试验自己最新发明的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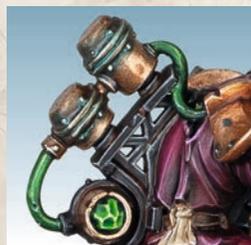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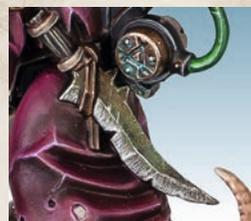
工程术士是斯卡文社会中的大师级武器工匠，他们的头脑纯粹是无可置疑的聪明才智和极度反常识的思维相融合的产物。通过黑暗的巫术和以次元石动力为基础的科技，他们创造出的装置总是既疯狂又致命。剧毒喷射器、散射火箭和装有刀片的死亡巨轮，这些武器不过是他们最喜爱的发明中的一小部分。斯卡文工程学的学科就像工程术士的种类一样名目繁多，但大多数工程术士都更喜欢在各个科目之间到处涉猎，而非在某一个杀戮领域中深入钻研。这个特点显著地反应了斯卡文鼠人容易被新的作乱方式吸引注意力的天性。

典型的工程术士是那种对各个学科都略有涉及的鼠中工匠，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了建造多种精巧的杀戮利器的方法。许多工程术士都会以战斗机械师的身份接受愿意接受其报价者的雇佣，并趁此机会在战场上试验他们的最新发明。但也有部分厌恶受人差遣的工程术士会建立属于自己的鼠人大军，在诸域间到处寻找各种高度不稳定的物质，以便创造越发野心勃勃、丧心病狂的装置。即使以斯卡文鼠人的标准，这些工程术士手下战士的生

还概率也算是低得出奇，因为当主人的实验又一次失败时，这些斯卡文鼠人往往都会首当其冲。

就像许多身居高位的鼠人一样，工程术士也会在战斗时选择一个位于战场后方、安全而舒适的角落，享受一大群不那么重要的仆从的掩护，并将此视为自己的正当权利。他们会在所处的位置，用高超的技术协调武器小组的火力，令他们发射出致命的火箭弹幕、次元火焰和实弹射击，而他们自己则会透过次元石望远镜观察火力打击后留下的一片狼藉。凭借能在每分钟里进行无数思维活动的头脑，工程术士还会通过飞快的计算来调整弹道，改进抛射物的飞行轨迹，好让对方炮火的杀伤力能够达到极限。

如果原有的武器不足以造成大量伤亡，工程术士就会动用自己的奥术科技天赋，让设备超量发挥威力，有时这样的野路子操作会直接把倒霉的鼠人操作员炸成碎渣。在更必要的时候工程术士还会拿起改装次元石火枪，轰向一切太过靠近、令他们感受到威胁的敌人。



灰先知

对斯卡文鼠人这个以狡诈、疯狂和残忍著称的种族来说，灰先知可谓是其中的典范，而他们也正是大角鼠最宠爱的后代。他们那飞速运转、几乎能冒出火星的头脑完全被用在了扩张荒芜之城的势力和建立斯卡文帝国，以及理所当然的，为他们自己谋求利益上。

与生俱来的灰色毛皮和头上的弯角注定了灰先知高高在上的地位，使得他们有资格自封为地下帝国的首脑。从鼠人首次祸害凡世诸域开始，这些来自宗主氏族的先知就一直在引导斯卡文势力的扩张。灰先知掌握着十三议会，并且能仅凭直觉洞悉大角鼠的欲望，在此基础上，他们靠着自己在怂恿、背刺和黑暗巫术等方面的惊人天赋对各个大氏族实行操控，利用他们执行大角鼠的意志。可以想见，灰先知们在这个过程中曾多次尝试过用共同的目标将无法无天的鼠人社会团结起来，而且经常被这件劳心劳力的工作弄得灰头土脸。

一旦事情涉及到大角鼠，灰先知们便会拿出真正意义上的狂热干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下场。不过当他们以斯卡文式的自私自利溜奸耍滑时，又几乎总能得到纵容。就像地下帝国中的其他所有阶层一样，他们也热衷于内斗，也同样对其他鼠人充满私怨和敌意。不止一次野心勃勃的斯卡文入侵计划因为宗主氏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而最终以彻头彻尾的灾难收场，并因此葬送数以千计甚至百万

计的鼠人性命。每当出现这样的悲惨结果后，灰先知们便会开始另一场比赛，他们会争相逃避责任，同时拼命将失败归咎于竞争对手的办事不力。

但只要灰先知集中精力执行某个计划，他们就会展现出原本的强大力量。他那头顶弯角、一身符文斗篷随风飘动，在一大群急不可耐的奴仆身后嘶声大叫的形象可谓不令人震撼，而与大角鼠的联系更是给了他们恐怖的奥术力量，只需轻轻挥爪就能放出次元闪电或是召来一大群恶魔鼠将敌人啃得精光。当灰先知发觉事情开始出现失控的苗头，或者他们那犀利的危险感知被触发时，多半就会使出“鼠跃”的拿手好戏，在一团绿火中传送到别处，任手下的鼠人在原地自生自灭。

令人畏惧的智力无疑是灰先知们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们的头脑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为每一种可预见的情况酝酿着各种阴狠毒辣的计谋和疯狂至极的想法。当这种全无理智可言的天才计划被运用到战场时，其结果将是非常致命的，不但灰先知的敌人会遭受厄运，就连他们的盟友也经常难逃此劫。



鼠巨魔

鼠巨魔是一种体型臃肿的狂暴战兽，结合了斯卡文鼠人的速度和食人魔的强大力量。凭借自身的利爪和由创造者安装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武器，它们会疯狂地试图将不幸位于其打击范围内的一切事物捶烂、撕开或是拆成碎片。

在莫德尔氏族用培养罐创造的无数丑恶活体兵器中，鼠巨魔取得的可观效益令它们成为了最成功的品类。大角鼠的大军虽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几乎任何对手，但它们在很多情况下都缺乏具有强大肉体力量的个体，难以应付在凡世诸域的战场上遇见的各种强悍战士。

驯鼠大师们在解决这个难题时运用了他们以往惯用的手段。食人魔在过去的无数次遭遇中已被证明是一种强劲的对手，集群战术在他们面前经常难有成效。于是驯鼠大师便捕获了大批食人魔，迫使其接受种种痛苦至极的秘密实验。他们将食人魔与用作实验对象的斯卡文鼠人相结合，并在实验体身上植入了次元石。通过这种方式培育出的最终产物具有食人魔的力量和韧性，这让它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持久力；而斯卡文鼠人天生的敏捷和灵活则让它们变成了真正恐怖的怪物：这些野兽体型巨大、头脑迟钝、极其好斗，对血肉有着永不满足的饥渴。不计其数的奴隶鼠在制造这些活体兵器的过程中被撕成碎片或是被活活吃掉，但驯鼠大师们一致承认，他们取得的成果完全物有所值。

鼠巨魔在被创造出来后就一直担当着斯卡文军队的作战主力，每当遇见无法用数量撼动的对手，它们便会被派上前线。莫德尔氏族在向竞争对手出售这些怪物时的要价往往高得离谱，他们知道其他大氏族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咬牙接受。为保持鼠巨魔的攻击性，它们会被维持在半饥饿的状态。到了战时，莫德尔氏族的鼠群之主便会驱赶它们进入战场。被释放的鼠巨魔会四足并用向前猛冲，径直闯入敌人的密集阵型，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碎肢横飞的屠杀。就在它们口中叼着大块残尸，疯狂殴击和抓挠的同时，大群氏族鼠会涌入这些怪物冲出的宽阔缺口，将已经满身伤残的敌人一一杀害。

部分莫德尔血肉塑形师还有这样一种癖好，他们会在鼠巨魔身上安装各种古怪的武器。被切除的肢体经常会被替换成巨大的利刃或者呼啸挥舞的链球。一些塑形师甚至觉得在他们的造物身上安装次元火焰喷射器是种特别能带来乐趣的做法，而且他们深知这些野兽太过愚蠢，根本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些武器，只会在横冲直撞时向战场各处胡乱喷射足以融化血肉的烈焰。



氏族鼠

含胸驼背的体型、锈迹斑斑的装备和紧张的神情总会让单打独斗的斯卡文战士给人一种软弱无力、不成威胁的观感。但当他们大量聚集，并被鼠群中弥漫的自我毁灭的气氛感染时，即使是最勇猛的英雄也可能被冲击得溃不成军。

几乎所有斯卡文大军，不管它们属于哪一个氏族，在其中充当核心主力的必然是数量庞大、骚动不止的氏族鼠。它们拿着各式各样毫不趁手的生锈武器，头顶上的军旗也同样破烂不堪。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构成重大威胁，毕竟斯卡文鼠人不但身体贫弱，而且性情恶劣，经常会为了保全自己而对同类下手，但只有愚蠢之辈才会真的认为他们完全无害。鼠人常会聚集成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求生本能也会因为鼠多势众带来的疯狂勇气而变得迟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能凭借数量优势战胜远比自己精锐的战士。

当战斗来临时，斯卡文鼠群会像长着脏乱毛发和无数发黄牙齿的洪流一样向前涌动，每一只氏族鼠都会不断推搡前面的同类，争先恐后地想要和敌人接战。他们会喷吐唾沫、用牙齿撕咬、用生锈的刀剑劈砍戳刺，即使是防守最坚固的阵地有时也会被这种一拥而上的战法摧垮。每次这样的进攻都会令数以百计的鼠人死无全尸，但这对鼠群来说完全无关紧要，因为总会有更多的鼠人等着争抢死者留下的位置。这种阴险的算计是斯卡文军

事战略的核心：灾祸氏族的尖爪领主心思精明，他们知道无论消耗战打得何等惨烈，都不会让大角鼠那无以计数的后代们打消谋取高位的念头。当然，就算是凑成了庞大的群体，氏族鼠的高昂士气也只不过是暂时的。这些生物中哪怕只有一只极端恐怖的伤亡面前犹豫，那么迟缓和恐惧就会像瘟疫一样扫遍鼠群，驱使他们抱头鼠窜。出于这个原因，氏族鼠的军阵中经常会被安排上几面绘有大氏族标志的旗帜。在很多时候，这些代表着大角鼠神威的旗帜能有效地抑制鼠人的懦弱天性，令他们有时间重新聚集起来加入战斗。

氏族鼠在赢得战斗之后会立即开始掠夺附近的闪亮物件，并会为争抢最好的宝贝而大打出手。但也有一些氏族鼠会去寻找更加血腥的战利品。斯卡文鼠人极端强烈的进攻性会在战斗结束后转变为无比贪婪的进食欲望，这种现象被称为“黑暗饥渴”。如果不能尽快满足大肆吞食生肉的需求，斯卡文式的高速新陈代谢便会令这些生物的内脏开始自我吞噬。因此战场上的伤亡者，无论敌我，都会在不久后变成氏族鼠的食物。



鼠特林次元爆能炮

这种装有多根炮管的死亡制造机能在短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秽恶的次元石弹丸，无愧为史库里氏族的武库中最恐怖的武器之一。几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直面它们压倒性的火力。

很长时间以来，鼠特林机枪都是斯卡文工程师十分钟爱的武器，在眨眼间就能歼灭大批敌人的强劲火力为它们赢得了诸多赞扬。当史库里氏族的工程术士看到这种武器展现出的威力后，他们很快就向自己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要是我们把这玩意儿做得更大、更有杀伤力的话，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天才灵感的产物就是鼠特林次元爆能炮，一种可机动、能大量制造伤亡的战争机器，仅凭单门火炮的威力就几乎能完全摧毁整支敌方军队。它使用的技术概念与那些个头较小的表亲基本相同，大号次元石加速器电池能让它的炮管疯狂转动，随之射出的弹丸多达每分钟几百发，其威力亦足以击穿弹道上的一切事物。这种武器曾一度数量稀少，当时它们虽然还处于原型阶段，但已经深受追捧。随着鼠灾末日的发生，史库里的军工产业大幅扩张，次元爆能炮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战场上，吞噬了无数凡世诸域间的生命。

次元爆能炮的精准度可以说是个笑话，但当鼠人炮手狂

笑着将掺有次元石的金属弹丸打得满天四射时，这种小事就几乎不再成为问题了。骑兵中队或步兵群一旦不幸暴露在炮口下，密集的弹雨很快就会将他们打得只剩下一片粉红色的血雾，即使是卡拉顿飞空舰的厚重船壳也难以抵挡那些高速飞行的弹丸。

当然，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鼠特林炮的威力和尺寸，还需要对它的设计进行必要的调整。鼠特林次元爆能炮的后坐力之大足以将莫德尔氏族的血肉怪兽掀翻在地，因此这件武器被安装在了—辆推车上。炮手的座位是一张能够转动的椅子，还能调节炮身的纵向和横向角度，以便于将空中的目标也打成冒烟的残骸。一小队长期忍受折磨的奴隶鼠负责将次元爆能炮推到最能让它发挥威力的位置，然后他们便会在火炮启动时习惯性地蜷缩起来。就像所有通过次元石驱动的斯卡文武器一样，鼠特林次元爆能炮也经常会发生严重故障。倘若被跳弹击穿外壳或是不加节制的持续开火而超过临界点，那个极不稳定的加速器就会发生爆炸，由此引发的剧毒火焰将会把炮手和车组全都烧成灰烬。



次元抬枪小组

史库里氏族发明的次元抬枪是种臭名昭著的武器，从里面发射的弹丸在飞越非常远的距离之后仍能在血肉和金属上留下冒烟的创口，因此无比擅长消灭敌方军官和其他高价值目标。装备了这种武器的斯卡文射手甚至在战斗正式开始前就能瘫痪敌人的整支军队。

斯卡文鼠人是天生的狙击手。在他们看来，最实用的战斗方式莫过于在不会受到反击的安全距离上远远地向敌人射击，而几乎没有哪种武器能像次元抬枪这样更好地体现这种战术思想。次元抬枪很是巨大，其枪管长度是斯卡文鼠人自身的标准长度的两倍还多，因此这种笨重的武器在使用时必须由两名鼠人组成武器小组协同操作。这样夸张的尺寸是有意为之的，奇长无比的枪管意味着次元抬枪在射击时能够打出比任何弓箭或手持式黑火药武器更高的精度。

次元抬枪上安装了复杂但不稳定的电涌推进器，镶有次元石的弹丸在其推动下能达到非常高的飞行速度，携带的能量之大足以直接射穿厚达数寸的钢板或西格玛神铁，继而重伤肢体或是打碎头颅。如此优越的性能让这种武器成为了定点刺杀的利器，抬枪小组会专门经受训练，以便通过次元石瞄准镜更好地观察战场，找出值得高度关注的敌方人员。军官、法师、火炮操作员等都会被视作能带来可观收益的重要目标，正适合用一发精准的子弹打向他们的额头。

但是，即使是配备了专职负责供弹的填充鼠，次元抬枪的射击速率和其他斯卡文武器相比依然是远远不如。而且在每一轮腐化弹药的齐射之后，空气中都会留下一道惨绿色的长长轨迹，使对方能够轻易察觉这些武器的部署位置。一旦首轮射击未能造成决定性的击杀，这个斯卡文二人组就会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每一门抬枪都配备了一面大盾，好让射手在遭到还击时能有个躲藏之处。而当敌人成功逼近到肉搏距离时，狙击小组就只能用随身携带的生锈小刀或是其他粗造滥制的武器进行象征性的反击，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任何一只有自尊尚存的抬枪鼠会允许这种愚蠢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为补偿次元抬枪的缓慢射速，鼠人军队经常会将数个抬枪小组集中部署，从而形成覆盖所有角度的交叉火力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可以进行协同射击，以不间断的弹幕让战场上迅速尸横遍野。这种阵型经常会由一名资深的工程术士担任指挥，其携带的双管射击武器则会让这个射击阵地的火力变得更加强大。





鼠灾战争

当鼠灾末日的恐惧和腐化降临在凡世诸域，让所有界域都横遭劫难时，来自天堂界的雷铸神兵在湮灭战庭的协助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试图遏止斯卡文鼠人的猛烈进攻。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气质上，雷铸神兵都与斯卡文鼠群有着天壤之别。神王勇士们的行军队伍总是严肃整齐，受祝福的盔甲永远光彩照人。与他们面对面的，是由无数獠牙和皮毛汇聚成的活体洪流，它们以大角鼠的名义穿行于大地之上，所过之处生机尽丧、寸草不生。这是一场发生秩序与混乱之间、文明世界与被次元石完全毒害的疯狂国度之间的殊死斗争，注定只能有一方获得最终的胜利。



携带鸮鸦的求真领主
雷铸神兵



工程师
斯卡文鼠人



氏族鼠
斯卡文鼠人



灰先知
斯卡文鼠人



湮灭战庭的控诉者犹如复仇天使从
高空中俯冲而至，向正试图将一门鼠
特林次元爆能炮架设到位的斯卡文
鼠群掷出一阵阵风暴标枪。





巡游骑士雷杜斯和他的解放者战友们将猛烈的攻击集中在了一群横冲直撞的鼠巨魔身上，心中深知绝不能对这些破阵猛兽置之不理，否则它们定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无数次重铸令这群神圣骑士遁世者的灵魂变得坚定异常，他们顶住了灰先知施放的猛烈咒语，并向从各个方向涌来的氏族鼠展开反击。



一名渡亡领主已然做好准备，即将在斯卡文劫掠者身上行使神王的正义。

狡猾的斯卡文鼠人发起伏击，令与他们遭遇的小群雷铸神兵身陷险境。



这件由史库里氏族打造的可怕武器足以撕开雷铸神兵的战线。

鼠灾末日造成的强烈腐化令一名先知兴奋不已。



守夜领主既是典狱长也是军事指挥官。强大的意志令他们得以号令那些与永劫只有一步之遥的战士。忠实的追猎者狮鹫同样为主人的使命贡献了力量，许多敌人都曾在它们的爪下活力尽失。



一名尖爪领主骑在贪食血肉的嗜噬鼠兽身上观望战场，随时准备冲锋向前，将敌人歼灭。但一旦事态急转直下，他就会骑着这迅捷的坐骑火速进行战术撤退。



湮灭战庭的战士们与斯卡文鼠人展开了一场恶战，他们所在的这片战场是凡世诸域中遭受腐蚀最重、最为致命的人间地狱，只有他们才能在这样的战场上屹立不倒。



“在很久以前，神王从耻辱的失败中救赎了我们的灵魂，用神赐的西格玛神铁重塑了我们的肉身；自那时起，我们的命运便已注定。我们是为永恒战争而铸造的神圣武器，直到灵魂烧尽之前，都要不停战斗。我们不能，也不会逃离这样的命运。就算最后要灰飞烟灭，我们也会直面命运的结局，毫无恐惧，也绝不后悔。”

——守夜领主格雷洛克

